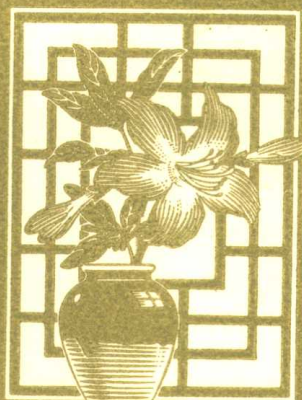


微石集

田 仲 济 著



微 痕 集

田 仲 济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九四〇——四三年間作者在重庆写的杂文的一部分。大部分是暴露和揭发蔣政权的黑暗、腐朽、和汉奸卖国贼的厚顏无耻的，一部分是抨击当时重庆文化界的烏烟瘴气的，也有一些是讀書杂感，隱射当时时局的作品。这些杂文多少反映了那个时期一些生活面貌。

微 痕 集

田 仲 济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359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5/16 字数 77,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定价(6) 0.32 元

序

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在称为山城的重庆所写的杂文的一部分。过去曾出版过情虚集、发微集、夜間相等几个集子，这些篇就是从这几个集子中选辑的。

那时称为战时陪都的重庆，集中地表现了蒋政权的黑暗、腐朽、荒淫和无耻。不过由于不是幕中人，内幕的情况也就无法洞悉，也由于我没有一枝那末有力的笔，所以这不过仅是反映了其中某些方面，还不能给它构成一幅完整的图象。但直到现在，以这样较为直接的形式反映那时情况的似乎还不多，因而出版这个选集也许不是没有一点意义的。

田仲济 于北京旅次

1957年3月3日

目 次

序.....	1
--------	---

1940

变.....	1
螟蛉.....	4
阿Q与駝鳥.....	7
“感时”.....	10
气节.....	12
猫.....	14
“差不多”.....	16
报差.....	18
讀書随笔.....	20
論无行.....	22
灯下偶記.....	24
亦談“美丽的外衣”.....	27
中国的罗亭.....	30
自傳.....	32
敲門磚.....	34

情虛.....	36
“看見”.....	38
辟謠.....	40
逃跑.....	42
做戲.....	45
文章的貧乏.....	47
論批評.....	51
李達的殺法.....	53
諂諛.....	55

1941

从戏想起的.....	57
反面文章.....	60
“灭口”.....	62
“天下太平”.....	67
讀書偶感.....	70
天堂.....	73
“这是一个馬可波罗”.....	76
面子与实际.....	80
名与实.....	83
張松与魯肅.....	85
論“揚名”之類.....	88
温室的花草.....	92
“溢辭”.....	95

1942

发隐.....	101
“夸毗”.....	103

1943

看“安魂曲”.....	105
烦悶・享受.....	108
夸和騙.....	110
关于“真实的諷刺”.....	114
观画杂感.....	116

变

“瞬息万变”的话是的确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古往今来人事的变迁，人格的变化，真是太多了。

但古之名人要变，是得颇费一番手续的。仅就流传的文章说吧，一经变调，就得对以前的煞费苦心的挨户收买，而且还难保没有遗漏。至于常人，就更难了。“必须砍下脑袋，再行投胎。斩犯绑赴刑场的时候，大叫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为了另起炉灶，从新做人，非经过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烦得很。”

不过今之名人就不同了。比起古之名人，古今之常人的方法简易得多，“不怕迂缓一点的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

抗战以前情形如此，到了抗战的今天，虽时代已变，常人名人却都还接着这些方式在变。汉奸汪精卫，出一次洋，回来就是另一副形象。那还是迂缓的办法，这次索性采取了更便捷的手段，一个电报发出，身子一摇，摆着摇着投向新主子的脚前去了：这次变得最快，也变得最厉害。但这毕竟还麻烦，

还迂緩，是“豪爽之士”所不取的，于是有了捶胸流泪的办法，如忽而敌伪將領，忽而抗战將領的石友三，“胸”一捶，“泪”一流，將过去的我大罵一頓，今日的我馬上变成“清白”的了。大概是“昨死今生”的意思吧。“沒当过汉奸的，不知道当汉奸的苦处。”汉奸头銜不但不是历史上的污垢，且被誉为快人快語，万众称頌，作为佳話，各处流傳。

变虽同样，情形却不同：有的从“原形”变为“变形”；有的从“这一变形”变为“另一变形”；有的从“变形”复原为“原形”，也就是“复現原形”。变形是不能支持長久的，大半日子一長，就原形复現，白蛇娘娘的現形就是例証，千年的道业，还不能維持人形几年不改，沒有这功夫的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原因未必是为喝了雄黃酒，長了原形是藏不住的，由白蛇娘娘第二次的現形也可以証明这一点：睡熟了，一条白蛇就盤在帳子里了。石友三的形，已使我們难以記憶是原形还是变形了。但变形难以久長是肯定的。

当今之世，好象变的趋势是愈巧妙，愈簡易了，但同时也就愈靠不住。属于較迂緩的变法，出洋或生病已經不可靠。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甚而將打嘴巴改成捶胸，于体无伤，可靠性更小。常人的必須砍下腦袋，再行投胎，時間且費二十年之久，固然麻煩得很，但究竟可靠些，不至于令人疑心不是真变，另有花头。可是那是別人叫他变的，若是权由自主，大概也就不去費那麻煩，和今之名人无甚区别了。

变法愈多，愈使人眼花撩乱。是否真变，什么是原形，什么是变形，莫名其妙，真偽难分。也如庄生夢蝶似的，連自己也分不出究竟是蝶是人。不过真真假假各有原象，透过科学

的“照妖鏡”，就沒有什麼撩亂的現象了。因為雖戴衣冠，已可看出是畜牲，到尾巴露出時就不再驚奇了。

而且偽者畢竟不能亂真，假形畢竟不能持久。惟因不能亂真，其與真的不同處，才為每個有心人所能認出；惟因不能持久，原形是遲早得露在人面前的。“孫行者神通廣大，不但會變鳥獸蟲魚，也會變廟宇，眼睛變窗戶，嘴巴變門，只有一條尾巴沒處安放，就變了一枝旗竿豎在廟後面。但那有只豎一枝棋竿的廟宇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來的破綻就在此。”其實何必二郎神？每個有心人不都可以由旗竿上覺出這廟宇可疑么？可見假的到底不能充真，無論變成什麼，猴子形是完全去不了的。如孫行者出名的善變，且仍不能不以美猴的一副尊容見人，白蛇娘娘睡熟了原形不能不出現，蘇妲己在夜里得常常現了狐狸精原形，跑到“肉林”、“酒海”中去飽餐痛飲，把後一個道理更說得明明白白。

倘明白此理後，就用不到擔心自己要以什麼姿態出現，因為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螟 蛉

自己无子，以异姓之子为子，称为“螟蛉”。詩經上的“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是多么有韵味的詩句，里面是藏着多么美丽的一段故事！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曾記下这段故事：鉄黑色的細腰蜂在桑树間往来飞行，有时銜一支小青虫，有时拉一个蜘蛛。老前輩說，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蜾蠃，純雌无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象我象我”。經過若干日，那青虫也就成了細腰蜂了，青虫就是詩經上的螟蛉。

女子在社会上虽被卑視，处女却是历来如珠宝古玩似的，被珍重的，大約是不同男子接触格外洁淨的原因。賈宝玉就很拥护这种論点。純雌无雄的細腰蜂也就因此分外值得同情了。故歌之咏之，連人間領一个异姓子也学称螟蛉。

細腰蜂虽受尊敬，但自己的命运是可哀的。强拉了螟蛉的女儿当女儿，就算形狀“象我”了，血管里的血毕竟是螟蛉的，和尼姑收徒弟一样，无论称“师徒”也罢，“父子”也罢，除了一个光头，一領道服而外，和自己何尝有什么相似处！在血緣关系重于一切的中国社会里，这确乎是值得悲哀的。滿清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据說乾隆就是个螟蛉之子，他一登基，清朝几百年的大业就輕輕地完了。

但經過法国大昆虫学家发勃耳仔細的觀察之后，細腰蜂并不是命运悲哀婀娜娜的女性，拉了螟蛉之子来当女儿的。而是一种很殘忍的凶手，捕了青虫作食品。在魯迅先生同一篇文章里就記着：那小青虫被拉到窠里封起来是不错，可不是祝它变得“象我”，而是作它的子女的食料用的。小青虫被拉去之后，用毒針向它一螫，它便麻痺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鮮。这說法，我在一位研究昆虫的朋友那里更得到了証明，他并拿出了不死不活的被螫过的兩支小青虫給我看。

这么一来，美丽的傳說成了血淋淋的故事了，螟蛉之子不但当不成人家的子女，乱不成人家的血統，且被活活的硬拿着当了食料。自然，人間还不至如此，似如所提到的乾隆和尼姑之类都足証明，这大半由于人类文明，还不至那么野蛮的原故吧。

不过这文明是有限度的，至少日本軍閥得除外：战争开始后日本在淪陷区劫掠了我們不少的儿童，初时傳說是因为他們人口太少，都載回东京去了。这是拿着我們的孩子当螟蛉之子，也要和傳說中的螺贏似的敲敲打打地使他們“象我”，等長大了再开回中国来打他們的父母兄弟。这已經够毒辣的了。可是事实如今知道了比这还殘忍：亿万的儿童被擄，是为供給他們的輸血工作。日閥如螺贏似的何尝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象我象我”，而是將他們作为俘获的食料，作为他們伤兵的滋养，治养再来屠杀中国老百姓的劊子手的。

甚么“人道”“正义”“国际公法”，在这类人群中和在螺赢界一样，是不存在的！就是“口誅笔伐”，或是辱罵，想用在这里，不是幼稚也是可憐，因为只有用行动来回答，口和笔都不够了。

阿 Q 与 駝 鳥

阿 Q 与 駝鳥同是逃避现实，但态度不完全相同。

阿 Q 是求精神胜利，在被人打了后，身上痛，心里不舒服是一定也感到的，但一想到是不孝的儿子打了老子时，就释然了。因为他无时不胜利，别人就抓着他的辮子向牆上碰，叫他承認輸，胜利者以为这次可胜利了，得意地走了，可是阿 Q 接着也胜利地走了。

駝鳥是到无法迎接现实时就逃避现实，不敢正视现实。它被獵人追得逃无可逃时，就只將头藏起来，露在外面的身子再不去管。大概是以为自己看不到獵人，獵人也就看不到它了，也許是无可如何的，自己也知道是自欺的办法。

精神胜利是事实上虽是失败了，自己也不承認輸。此处不如人，但別处比人强；別处也不如人呢，則另有如人处，若各处都不如人，还有最后的法宝：現在換了中华民国，儿子比老子闊了。闊，虽然承認自己不如，但虽闊而是儿子，低一輩，那也不行了。这种精神不是普遍到每个人身上么？起初以为無論什么天朝比夷狄好，清末吃了几次敗仗，承認了人家船坚炮利，別的可还是我們的好。不知怎的，以后又退讓了，連理工也說不如人，于是新式学堂立起来，“早上声光化电，晚上子曰詩云”。那时还以为文哲比西洋高，硬分成精神文明和物質文

明。而今是連這些話也听不見了。相反的，出現了不少的天真得可愛的說月亮也是外國的明，耳光也是外國人打得响的闊少。自然，拜金輪法會，說中國的扶乩也合乎科學的人也還有。戰前的時候，記得報上還大字的登着，如今是被炮火的聲音掩蓋下去了——有人說抗戰是煉獄里的淨火，將中國淨化了，這說法是有見識的。

逃避現實，其實就是走向死亡。無論誰和現實是离不开的。象魯迅先生說的，抓住自己的頭髮提提看，就是沒有人向你搖頭，也是連半寸也离不开地，何況就是離開半寸也沒有用處！駝鳥明明知道後面有致命的獵人，却只將頭藏起來就完事，這種處事的態度是不可法的，固然它一定是筋疲力竭了，但至少躲藏的力量是應當用在掙扎着逃跑上的。只顧頭不顧身子，任敵人宰割，實在不是辦法。困獸的態度，不是降，也不是閉目等死，而是死斗。斗，可以想象到，仍然是面對了敵人，要掩蔽的是身子而不是頭。就是失敗，也是眼看着敵人的刀鋒刺進自己的肉體。自然，這是一種殘酷的鬥爭，但惟有從殘酷的鬥爭中才能找到生路。俗話常說“窮寇莫追”，為什麼“莫追”？怕作殊死戰，怕被反噬，若是和駝鳥似的，一急就藏起頭來，那是一定被迫到家的，“狗急了跳牆”，勸不要逼人太甚，也是這個意思。

阿Q和駝鳥的不同處是：一個是現實的失敗者，却去求精神的勝利；一個是懼怕現實，不敢面對現實，結果還不免作現實的犧牲。前者迹近無賴的心理，后者純是怯懦的表現。

阿Q的態度无可救；駝鳥的行為雖卑怯，但究竟是因難挽回的厄運壓在了頭上，何況還曾盡過全力的掙扎，是該被原諒

的。倘是連雨打風吹，也閉目只求不見，不知道避，那才真該死呢。

“感 时”

許多人看到現在軟性讀物的流行而深深嘆息。半圖半文的電影畫報之類的東西充滿各書肆不用說了，就是純文字的刊物也占了一個很大的數目，似如西風、宇宙風、西風副刊等，不是各處都是么？所以這些關心“世道人心”的大人先生們的“感時”是極對的，讀者確乎是流於低級趣味了。這是抗戰期間所不當有的，嘆息之不足而形之以筆墨，誰又說不該呢？

不過，我想聲明一句的是，至少現在還有一部分讀者的趣味並沒完全降低。支持軟性刊物的讀者還是戰前那一群，這和一年幾千萬化妝品的消費者是同一種人。所以在巴黎香粉還照樣暢銷的時候，這軟性讀物流行的情形也不會改變。我曾親眼看見一位“疏散”到鄉下的太太，因為先生沒給她捎“好萊塢”去買香粉而生氣要搬回城里，當時就覺得我這想法還未十分錯。

軟性讀物有它從來的一群讀者，一般的讀者並沒有全跑過去。一位書店老板會親口告訴我這樣的話：現在暢銷的書有兩種，一種是畫報和宇宙風一類的東西，一種是大部頭的書，理論或者小說。我想，這兩類東西的讀者，絕不會是一個人，若這推測是對的話，則可證明讀者的趣味並未完全降低，軟性讀者只不過還是那群軟性讀者罷了。